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裸者与死者
(上)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裸者与死者

(上)

[美] 诺曼·梅勒 著
林德遥 译

探者与死者

第一部 起 浪

没有人能入睡。天一亮突击登陆艇就要放下水去，第一批部队就要驾着小艇，劈开浪花，冲上安诺波佩岛的海滩了。这运兵船上，这整个船队里，人人心里都很明白：几个小时以后，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死期就要到了。

现在船上就有这样一个士兵：他仰面躺在铺位上，闭上了眼，却全无半点睡意。只听见四下里象浪激波涌似的，呼呼之声起伏彼起，那是因为弟兄们不时也会打上个盹儿。有个人还大声说了句梦话：“我不干！我不干！”这一嚷，使那个士兵张开了眼，他盯着这船舱慢慢打量了一转，头脑里的幻境渐渐消散了，出现在眼前的那乱糟糟的一大堆，是吊床，是光赤条条的人形儿，是挂在那里晃晃荡荡的随身装备。不行，得上一趟厕所。他轻轻骂了一声，把身子往上耸了两耸，终于坐了起来，两腿刚一伸到床外，弓起的背就跟上面挂吊床的钢管撞了个正着。他叹了口气，伸手去把系在柱子上的鞋解了下来，慢慢穿上。铺位上下共有五层，他的铺位是往上数第四只，他就在昏暗之中犹犹疑疑爬下床来，生怕一不小心会踩着下面吊床上的人。到了地上，便小心翼翼穿过横七竖八的包包囊囊，向舱壁门走去，半路上还让谁的枪绊了一下。又穿过了一个也是那么乱七八糟很难插足的舱间，终于到了厕所。

厕所里水气蒸腾。惟一的一只淡水莲蓬头到这会儿还有人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在用；自从部队上了船，这个淡水淋浴间就始终没有空过。走过几个海水淋浴间，却都无人使用，倒是有人在里边掷骰子赌钱。过了淋浴间才是坑位，他在湿漉漉的开口木板圈上坐了下来。没有带香烟，幸好隔不多远有个弟兄，他就讨了一支，一边抽烟，一边瞧着脚下这黑乎乎、水淋淋、烟蒂狼藉的地，听着坑下排粪槽里唏哩哗啦的冲水声。他其实也不是真有什么非来不可的理由，可一坐下来他就不大想起来了，因为这里毕竟比较凉快，再说这一股厕所、海水、漂白粉的气息，这一股金属沾着了水的隐隐约约的阴冷味儿，可到底不如兵舱里一派浓烈的汗臭那么叫人难受。他在那儿坐了好一阵子，才慢慢站起身来，拉起草绿色的军用工装裤，想想回铺位上去又得费好大的劲。他知道回到铺位上也不过是躺在那里等天亮，他暗暗在心里说：天快点亮了吧，不管怎样，天快点亮吧。回去的一路上，他想起了小时候他也有过天没亮就睡不着觉的时候，那是他生日的一天——妈妈许过他要大请客呢。

还在前半夜天刚黑的时候，威尔逊、加拉赫和二等上士克洛夫特三个人，就同师部直属排里的两个勤务兵凑成了一个牌局，打起七张头的“斯德特”来。他们在舱内甲板上看准了一个空处抢先占了下来，因为那是一个最好的去处，就是熄灯以后照样还可以看得出牌。不过话虽如此，那也得眯起眼睛来瞧才行，因为熄灯以后只有梯子附近还亮着一盏灯，灯泡是蓝色的，所以牌的花色是红是黑很难分辨清楚。他们一连打了几个钟头，人都打得有点昏昏然了。拿到平淡无奇的牌，下注也完全成了机械的动作，好像没经过思考一样。

威尔逊一上手就运气不坏，随后有一圈更连赢了三局，这下子手气就越发如火如荼了。他真是心花怒放。只见他盘起了

赌者与死者

双腿，腿弯里乱堆着大把大把的澳镑票子，叠得都快要漫出来了，他一向认为数钱不大吉利，所以没有去点，不过心里知道自己赢了总有一百来镑。他乐得连嗓子眼儿都怪痒痒的，他只要到手的東西一多，就会如此。这时他就操着一派软绵绵的南方口音，冲着克洛夫特说：“说真的，这号票子早晚会要了我的命。都他妈的论镑算钱，我一辈子也别想算得上来。澳洲佬做出来的事啥都落后。”

克洛夫特没有答腔。他已经输了，不过更使他恼火的是这牌打到现在，他的牌运始终没有一点起色。

加拉赫一副轻蔑的口气，咕哝开了：“得了吧！凭你今天这份手气，你还算钱干什么？只要伸开胳膊来捞就是啦。”

威尔逊只顾哈哈地笑。“你这话也是，伙计，不过看这光景，胳膊细点儿怕还不行哩。”说着又笑了，乐呵呵、轻飘飘的，似乎在冒傻气了，一边笑一边就发起牌来。他身材高大，年纪在三十上下，一头漂亮的长发是金棕色的，脸庞丰泽红润，五官虽然大些，倒也端端正正。但是他偏又很不相称地戴了一副银丝边圆眼睛，第一眼看时似乎有一种勤奋好学的风度，起码也给人一种乖巧听话之感。他发牌时指头抹起牌来总是津津有味，仿佛这抹牌的滋味有多美似的。他其实是在那里想酒，手里有了这么多钱，却连半瓶酒也买不到，实在是有些可惜。他一边轻松地打着哈哈，一边说道：“不瞒你们说，我这个人虽然喝了半辈子的酒，可手头没有了酒就怎么也想不起酒滋味。”他手里拿着一张牌，却不发下去，定神想了一会，忍不住想发笑。“这就好比跟女人相好。有相好的时候，朝欢暮乐，心满意足，怎么也想不起那打饥荒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可一旦没了相好，要把女人的温柔滋味再在心儿里头回味回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味，却又比登天还难。不过以前我也有过这样一个情人，住在城郊，说起来还是我朋友的老婆哩——这个女人可真有意思极了。跟我好过的女人也多了，却独有这个可爱的小娘儿，叫我一辈子忘不了。”他摇了摇头，不胜赞叹的样子，随即又拿手背擦了擦那有如雕就一般的高高的前额，顺势还按了按那一头直立后掠式的金发，笑嘻嘻的只顾自得其乐。临了还放低了嗓音说：“嗨，那个甜美劲儿呀，真是一甜甜如蜜。”他给每人发了两张暗牌，随后再发一张明的。

这一回威尔逊的牌真是糟透了，不过他是个大赢家，所以先还是“跟”着，又过了一轮才退出。他心里暗暗在想：等这一仗打完了，他一定要想个法子去弄点酒来。三连有个炊事班长，一夸脱酒卖这种票子五镑钱，照这样算起来，该有两千镑进了腰包。那又不费什么，只要有糖和酒曲，再弄几听桃子、杏子罐头就行。他想想自己也满可以这样来一手，心坎里一时只觉得热呼呼、美滋滋的。对，就是用料少点也不要紧。记得爱德老表酿酒就只用糖浆和葡萄干，别人不仍旧说不错？

可是威尔逊再想想又泄气了。自己真要去弄的话，一切用料就得深更半夜到炊事班的帐篷里去偷，偷来了还得找个地方藏几天。回头做成了汁液，还得找个合适隐藏的小旮旯儿，放在那里发酵。离营地太近了不行，那样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撞见，太远了也不好，因为卖酒最好能随要随有，立等可取。

问题倒还真多，看来要办的话就非得等这一仗打完，等部队有了固定的营地不可。这就要等很长时间了。三、四个月都说不定。想到这儿威尔逊心里不觉烦躁不安起来。身在部队，要给自己办点儿事就有这么许多顾忌！

这一副牌加拉赫也很早就“收摊”了。他冷眼瞅着威尔

裸者与死者

逊，心里实在气不过。这么个没脑子的南方佬，总是他运气，几副下了大注的牌，全让他赢了去。加拉赫觉得自己干了件对不起良心的事。他输了至少有三十镑，算起来就有近百块了，虽说钱大部分是这一路上赢来的，可那也不能作为原谅自己的理由啊。他想起妻子马莉怀孕已七个月了，正要回想妻子的模样儿，却一时回不过神来，只觉得一阵阵内疚袭上心头。钱是应该寄给妻子的，他怎么能这样乱花一气呢？他感到深深的痛苦，这种痛苦滋味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从来就没有顺心的事情，他的事情迟早总会弄得人煞风景。他不觉咬紧了嘴唇。他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多么努力，到头来似乎总难免要碰壁。他愈想愈怨，一时只觉得满腹辛酸。他不是个没有志气的人，他也有过美好的梦想，可惜那总不过是个影子，把他逗了两下就消失了。这时候正好轮到一个叫莱维的勤务兵洗牌，加拉赫对他瞅瞅，嗓子眼里不觉抽搐了几下。这犹太佬，贼运倒挺不错咧。他的一肚子辛酸一下子都变成了怒气，憋紧在喉咙口，最后终于变而为一连串脏话吐了出来，嗓音那么沉浊，声调带着颤动：“得啦，得啦，这鸟牌你别老洗下去好不好？那倒运货有什么可多洗的，别洗啦，快发吧。”他说话完全是一副波士顿爱尔兰裔居民的口音，那难听的“a”音拉得长长的，往往就把后面的“r”音给吃掉了。莱维抬头看了看他，学着他的腔调说：“好，不洗了不洗了，就发就发。”

“真他妈的莫名其妙！”加拉赫这话有点象是自言自语。他五短身材，瘦削结实，身上筋筋节节的，总让人觉得是个饱经风霜、脾气执拗的人。一张脸也正巧相配，脸盘狭小，其貌不扬，先前满脸的粉刺留下了累累的疤痕，因而脸皮疙疙瘩瘩，尽是紫红色的斑斑。不知是由于他脸上这种肤色的原因，还是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因为他那颗长长的爱尔兰式鼻子生得特别，歪在一边象在赌气，总之他的神气看去老是象憋着一肚子火。不过论年纪他今年才二十四岁。

他面上的一张明牌是红心七点。仔细一看底下的两张暗牌，也都是红心。好，这一下有点门儿了。打了这一晚上的牌，他还没有得过一副“同花”呢，他相信这一盘肯定能赢了。他心里暗暗在想：“这一回看他们还能占得了我的便宜！”

威尔逊开叫一镑，加拉赫加了码，还气哼哼地咕嘈了一句：“好哇，索性大家多押上点，高高兴兴玩一把。”克洛夫特和莱维都“跟进”了，那另一个勤务兵却没有“跟”，加拉赫一见，觉得象是吃了亏似的，说道：“怎么啦？脓包啦？仔细明天大炮轰掉你的猴儿脑袋。”幸而大家正稀里哗啦把钞票往毯子上扔（毯子折了几折垫在中间当作台面），所以对他的话都没有听真，他刚把话说完，却打了个冷战，内心不安了，觉得说这话实在是罪过。他赶紧默默连念了几遍“圣母玛利亚”。他眼前仿佛看见自己陈尸在海滩边，血淋淋的脖子根上没有了脑袋。

接着来的是一张黑桃。他心里还一直在想：他要是死了的话，不知道部队会不会把他的尸骨运回国去？马莉会不会前来给他送葬？他正怜惜着自己，想得费劲，一时倒真巴不得能一见妻子为他而哀戚的眼神。妻子终究是知心啊。可是心里要想的是妻子，出现在眼前的却是“圣母玛利亚”的圣容——他当年在教区附属学校买过些明信片，见过上面印着的宗教画，留下这个圣母的印象到今天还铭记不忘。可马莉呢，他的马莉是怎么个模样儿？他冥思苦想，想把她的眉目神态细细回味过来，可是此时此刻就是回想不起，那捉摸不住的印象就如一支

激 奋 与 死 奋

模模糊糊的歌，刚要摸到一点调调儿，就又串到其他唱熟的曲子上去了。

下一轮牌他又得了一张红心。这就有四张红心了，后两轮牌只要再来一张红心，一副“同花”就齐了。不安的情绪减少了许多，于是一副心思就都移到了牌上：成败在此一举。他瞧了瞧别家。发了牌还没有下注，莱维就已经自动“收摊”了。克洛夫特面上则是一对“十点”。克洛夫特开叫两镑，加拉赫可以肯定他手里还有一张“十点”。要是克洛夫特到后两轮实力仍不过尔尔（加拉赫估计他的实力不可能再有所增加），那么自己的“同花”就正好吃克洛夫特的“三条头”。

威尔逊哈哈大笑，粗手大脚地从腿弯里掏出票子来，往毯子上一扔，一边说道：“这一盘输赢可大咯。”加拉赫摸了摸仅剩的几张钞票，心想能不能翻本就看这一回了。他就咕哝一声：“再加你两镑。”说完仔细一看，心里有点慌了。威尔逊面上赫然是三张黑桃。他怎么早没看见呢？别提多倒霉了！

不过威尔逊并没有主动加码，加拉赫这才放了心。可见，威尔逊的“同花”还没有齐。双方的实力起码也是个对等的局面，何况威尔逊的底牌里很可能并没有黑桃，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做“同花”。加拉赫宁愿这两个对手到下一轮都别只是“跟”着，下注可要更积极些才好。他再趁机层层加码，不到老本全部端上他决不罢手。

下一轮牌一发下，克洛夫特——带上头衔应该称为克洛夫特二等上士——也在那里偷偷高兴，不过他的情况又不一样。他本来只是抱着等待观望的方针，在那里打闷气牌，可这一轮来了——一张“七点”，他手里就有了两个“对子”了。他当时只觉得心头好象打了个闪：这一盘他赢定了，一定的！也不知他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哪儿来的灵感，他断定自己的下一张牌不是“七点”就准是“十点”，正好做成一副“满把”。克洛夫特觉得这是肯定无疑的。心里感到这样踏实，手气一定好极了。他通常打扑克总很精明冷静，深知要专等一张牌机会渺茫，对手的虚实如何，他心里也总能有个数目。不过他觉得打扑克还大有撞运气的余地，这玩意儿之所以引人入胜，原因也就在这里。他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尽可能做到技术到家，准备充足，可是他也知道，事情最后成败如何，还要看运气而定。看运气，他觉得这也不坏。反正不管成败的关键究竟何在，他总吃不了亏，这一点他更是丝毫不怀疑。他打了这一整夜的牌，牌运一直平平，如今一副好牌终于露了头。

加拉赫这一回又得了一张红心，克洛夫特估计他手里是一副“同花”。威尔逊面上三张黑桃，这一轮却来了一张派不了用场的方块，不过克洛夫特猜他手里“同花”早已凑齐，不过是不动声色罢了。克洛夫特总觉得，别看威尔逊样子随和，象个好好先生，他打起牌来才鬼着哩。

克洛夫特开叫：“来两镑。”

威尔逊抓起两镑往台面上—丢，加拉赫却出来加码了：“加你两镑。”克洛夫特心想：加拉赫的手里有“同花”是确定的了。

克洛夫特把四镑票子整整齐齐放在毯子上，嘴里说：“索性再加你两镑。”话出口时嘴皮子一阵紧张，可又觉得那才痛快。

威尔逊嘻笑自若。“乖乖，这一盘输赢可大喽，”他望着大家说。“我按说是不该‘跟’了，可我就是总犯老毛病，不见到‘末张’我怎么也死不了心。”

探者 与 死者

克洛夫特听他这么说，心知威尔逊也肯定已经“同花”在手了。他看得出加拉赫有些踌躇了——威尔逊的黑桃里有一张是爱司。“再加两镑！”加拉赫的口气好象是要豁出去了。克洛夫特暗暗合计：要是自己已经拿到了“满把”的话，那决不客气，一定跟加拉赫拾个明白，可眼下实力有限，还是留点本钱，要拚等下一轮再拚吧。

他就在毯子当中的钞票堆里又搁下了两镑，威尔逊也“跟进”了。莱维把“末张”牌面朝下发给了各家。克洛夫特不让表情流露出来，对这幽暗的船舱东看看西瞅瞅，前后上下尽是层层叠叠的吊床，宛如一片蜘蛛网。有个弟兄还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他把眼光收了回来，这才抓起自己的“末张”。一看竟是一张“五点”，他愣住了，慢慢收起自己的牌，真不敢相信自己会出这么大的漏子。他后悔不迭，把牌一丢，连威尔逊的开叫他都没“跟”。心里渐渐有点上火了。他不吱一声，看着他们下注。只见加拉赫把最后一张钞票也押了下去。

威尔逊说道：“我这一下可要栽大跟斗了，不过不看到你的底牌我不甘心。伙计，你手里到底攥着啥家伙？”

加拉赫似乎自知已经输定了，开口就没好气：“你当我攥着啥家伙啦？——红心‘同花’，杰克领头。”

威尔逊叹了口气。“这真是抱歉了，伙计，你偏偏撞在我的手里，我是黑桃‘同花’，‘司令’带队。”说着指了指他的爱司。

加拉赫好一会儿没出声，脸皮上的疙疙瘩瘩紫得快发黑了。可接着他就突然来了个大发作。“真是十八辈子没有的晦气！偏偏碰上这张挨千刀刷的，撞了个全军覆没！”说罢坐在那里直发抖。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靠近舱口的一张床位上，有个当兵的不耐烦了，他胳膊肘一撑，探起身来叫道：“行行好吧，我的哥哎！别叽哩呱啦的啦，让大家睡会儿好不好？”

“滚你的蛋！”加拉赫也直嚷了。

“你们这帮家伙，知道什么才是完？”

克洛夫特站了起来。他瘦瘦个子，其实不过是中等身材，不过因为腰板老是挺得笔直，所以显得相当高大。在蓝色的灯光下看去，那狭狭的三角脸上见不到一点表情，小而紧实的下巴、瘦而坚韧的腮帮、短而挺直的鼻子，似乎都是那么经济，没有半点浪费。稀疏的黑发中有些青光闪烁，在灯光下更加惹人注目，一对冷森森的眼睛真蓝极了。他的口气平静而冷峭：“我说，这位弟兄，你还是少给我放屁吧。这牌我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了，你不高兴，又能怎么样呢，除非你打算跟我们哥儿几个不客气。”

从吊床上传来了一句哼哼唧唧听不清楚的答话，克洛夫特两眼死盯着他不放，过了一会才又说：“你要真是手指儿发痒，我一个人奉陪也可以。”他的话声音不高，一听就听得出带着些南方的口音。威尔逊担心地拿眼瞄着他。

这一回那个嚷嚷的士兵不作声了，克洛夫特微微一笑了一下，又坐了下來。威尔逊对他说：“老兄，你火性真旺。”

“这小子的腔调我听了就有气，”克洛夫特没好气地说。

威尔逊耸耸肩膀，说：“我们继续吧。”

“我不来了，”说这话的是加拉赫。

威尔逊觉得很扫兴。心里想：叫人家输得光了屁股，确实太没趣儿了。加拉赫平时待人还是很厚道的。在一顶小篷帐里一块儿睡过三个月的老伙伴了，今天弄得他输成这样，想想加

醉者 与 死者

倍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就说：“我说，伙计，这是何必呢，光了屁股，可不能散了伙啊。我送你几镑做本吧。”

“算了，我不来了，”加拉赫还是怒冲冲地说。

威尔逊只好又耸耸肩膀。克洛夫特和加拉赫一输牌就那么想不开，他觉得这样的人实在难以理解。他是很想把牌打下去的，如今牌局一散，就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消磨时间的，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面前这么一大堆钞票就够叫人高兴的了。不过他倒更巴不得能来一杯。要不有个女人也好。他只好暗暗苦笑。女人，远在天边呢！

在铺上躺了好大半天，雷德感到腻得慌，他乘岗哨不注意，悄悄溜上了甲板。在船舱里时间长了，一到甲板上就觉得冷飕飕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在黑暗里摸索了一阵，才渐渐认出了船身的轮廓。月亮升起来，一派素淡的银辉，隐隐勾勒出甲板上的船室和船上的设备。他四下打量了一番，这才意识到螺旋桨在悄悄击水，船身在轻悠悠摆动，其实这船身的摆动他在船舱里早就感觉到了，吊床不是一直在晃荡么？他心情一下好多了，因为甲板上几乎空无一人。近处的一个炮位上虽还有个水兵在值班，可是跟船舱里一比，这里也算得上是个世外的天地了。

雷德走到栏杆跟前，注视着海面。脚下的船现在似乎根本没在动，整个船队好象停止了前进，正在水里探寻一条去路，有如追踪猎物的一条猎狗，追到中途断了线索。遥远的天边可见一个海岛上有山峦起伏的影子，中间有个高峰冲天而起，过了高峰山势便又一落，山头一个低似一个。他心想：这该就是安诺波佩岛了。可随即又耸耸肩膀：是那个岛又怎么样呢？所有的岛都相同。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他想想今后这一个星期的处境，心下茫然，打不起一点劲来。明天登陆，两脚就得浸水，靴子里就得灌满沙子。登陆艇一艘艘放下去，卡车一辆辆往岸上运，一大堆卸在海滩边。走运的话，就不会遇到日军的炮火阻击，剩下的狙击兵也不会太多。除了害怕以外，他简直都厌倦了。这一仗打完还有下一仗，下一仗打完又有下一仗，永远也没有个了。他闷闷不乐地瞅着海水，揉着脖子，觉得这副又高又瘦的身架都快整个儿散开了。眼下大概是一点钟。再过三个钟点炮轰就要开始，一顿难吃得要命的早饭等不到凉就得三口两口硬塞下去。

有什么法子呢，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自己所在的侦察排还是比较幸运的，至少明天总还可以这么说吧。侦察排编在海滩勤务队里，估计在海滩上有个把星期的侦察执勤，那时开路探路的任务早已完成，战事也早已成为那看熟受惯的老一套了。他又啐了一口唾沫，带着疤的粗大指头揉了揉另一只手的肿胀突出的指关节。

他站在栏杆边，从脸的侧面看去是圆乎乎一个大鼻子，加上一张尖下巴长脸，其他便几乎什么也没有了，然而这个月光下的形象却不大一样，他的皮肤、头发都是红的，这一点从中就看不出来。他的面容实际上老象带着一副怒火冲天的表情，独有眼神却是那么沉静，一双淡蓝色的眸子甘自孤零零地困居在一大堆皱纹和雀斑之中。他一笑就露出了两排牙，又大又黄，歪歪斜斜，那粗哑的嗓子一声哈哈，自会喷出一股傲然不惧一切的快乐味道。他从头到脚处处都有一种瘦骨嶙峋的味道，六英尺多的高度，体重怕还未必有一百五十磅。

他伸手到肚皮上抓了抓，随即又东摸摸西摸摸，摸了一阵忽然停住不动了。救生带忘记带了！他想也没想地就想回舱里

撤离与死伤

去取，可这一下却惹得自己生了气。“瞧你给这个鬼军队搞的，规定你朝东你就不敢向西了。”他啐了一口。“记住那么多的规定，真有些多此一举！”不过他还是仔细想了想：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取？盘算结果，嘴一咧作了个苦笑。“算了，人反正也只能死一回。”

这句话他对汉奈西也说过。汉奈西是个小伙子，分派到侦察排才几个星期，师里就组成了这支特遣部队，登上了船，来攻打这个岛子了。“救生带？汉奈西才操这号心呢！”此刻他的心里想的就是这个。

记得那一天夜里，他和汉奈西正一起在甲板上，忽然空袭警报拉响了，当时两人就一同躲在一张救生筏底下，只见整个船队的舰只都在乌黑的海水中急驶，近处炮位上的炮手紧张地守候在炮后。来犯的敌机是一架零式机，十多道探照灯光都使劲儿向一个目标上集中。数百条曳光弹的弧线在空中交织成一个个火红的图案。这情景跟他以前经历过的战斗场面完全不一样，身在其中既不感到紧张，也不疲惫，倒是象在观看一部彩色电影，象在欣赏挂历上的一幅图画，只觉得画面壮丽，叹为奇观。他看得简直出了神，隔不多远一艘船上一团赤黄的火球一亮，一颗炸弹爆炸了，他却连头都没有低一低。

可惜他这种情绪都让汉奈西给破坏了——汉奈西开了口：“哎呀，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啦？”

“我的救生带一点气都没了。”

雷德笑了出来。“我教你个法子。万一船要沉，你就赶快抓住一只大耗子，骑着往岸上逃。”

“喂，我不跟你开玩笑。得，我还是补补气好。”说着就在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黑地里摸，摸到了管口，便把救生带吹饱了气。雷德看着直想笑。这小子还嫩着呢。眼下训练出来的这班嫩小子，遵守军中守则倒都满自觉哩。雷德感到不胜凄凉。“这下子你该万无一失了吧，汉奈西？”

汉奈西口气显得很自负：“我告诉你，撞运气的事我是不干的。万一咱们这船挨了炸怎么办？我就是掉到水里，也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

安诺波佩岛的海岸在眼前缓缓飘过，看去简直就象一条庞大的船。雷德心想：对，汉奈西就是掉到水里，也能做到有备无患。这种小伙子才叫把细哩，女朋友还没找到，管保就会先攒积结婚用钱。这样的人肯定会遵守军中守则！

他俯下身去，伏在栏杆上，望着海水。船虽然有气无力，似动非动，船后卷起了急剧的旋涡。月亮已经隐到云后去了，海水显得黑黝黝的，看去深得可怕，象是包藏着什么祸心似的。自船舷往外至五十来码一带，似乎有一圈光晕绕着船体，再往外可就是昏昏沉沉、茫无边际的乌黑一片了，再也辨不出安诺波佩岛上峰峦起伏的影子了。船过之处掀起一重波涛，沿着波涛只见海水打着旋涡，汹涌激荡，卷起浓浊的浪沫，滚滚而去。雷德望了半晌，心下豁然若有所悟，不觉悲从中来：人们都有些什么愿望得不到满足，他似乎一下子全明白了。他多少年来第一次想起了当年冬日的黄昏自己从矿上下工归来的情景：遍地白雪，他却是满脸灰黄，一踏进家门就默默坐下吃他的饭，给他端汤上菜的妈妈在一边却板着脸。他有一个苦闷空虚的家，家人与家人之间彼此都愈来愈生分了——这些年来要不是遇到心中愁闷，他才不会想起他那个家呢。然而此刻望着海水，心田里却破题儿漾起了一点同情，对子几乎已经忘却的



0382231

母亲和姊妹兄弟，他觉得也都可以理解了。他理解了很多事，那漂泊的岁月里的种种伤心事、丢人事，一件件都浮上了心头。他还回想起有一次喝得醉醺醺的，在布鲁克林桥附近波黛丽公园前的台阶上遭了抢。也只有在这个时刻，他才可能有这种感悟——坎坷半生的遭遇，逼得人心烦意乱的两星期船上生活，以及今晚这登陆前夕的气氛，终于凝集成了他此刻的心绪。

不过他这惘然之情持续时间很短。事情，固然是想通了，可是他知道这些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心里一点劲头也提不起来。有什么用呢？他叹了口气，那一腔深切的感触也随着叹息烟消云散了。世上有些问题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实在太复杂了！只能自己想穿些，不然就会跟汉奈西似的，老是为了生活中种种琐细的小事思来想去。

他可不想操这样的心。他抱定宗旨：能不犯人，决不犯人；可谁要欺他，也甭想。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别人的欺侮，这一点他觉得可以无愧。

他对着海水呆呆地望了好久。感到心灵无所依靠，总觉得看什么都不顺眼。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听着海风绕船追逐。他仿佛周身每一个细胞都有了知觉，能意识到时光在一秒秒流逝，离拂晓愈来愈近了。今夜一过，就几个月不会再有这种只身独处的机会了。他喜欢品味孤独。他向来就是个爱孤独的人。

他在心里再一次念叨：他什么也不希罕。不想钱，也不要婆娘，坚决不要。实在寂寞了，只要街头有便宜的窑姐儿可找就行。反正除了窑姐儿以外，也不会再有人要他了。他苦笑了一下，抓住了栏杆，感到海风扑面，海风还带来了岛上浓浓的